

父親軼事二三則

徐櫻

我父徐樹錚將軍過世轉眼半個世紀了，這半個世紀以來，「滄海桑田」，世事萬變，而他老人家的「勳名業績」却是「久而彌彰」。當代君子時有記載、敘述、刊印。而零星軼事則鮮有人注意到或提到了。我在台北龍山寺碑畔凝思，往事依稀，觸懷猶如昨日！

精書法

父親逝世後，大哥審義敦請了幾位前輩老友，邀集遺稿。在民國二十年刊印了「視昔軒文，兜香閣詩，碧夢盒詞」三種合刊本，廣贈當代的親友。

近數十年來「天翻地覆，遷徙頻仍」，不但在台北，即或是大陸，此書恐怕也不易見了。民國五十一年三哥道鄰編纂年譜，要把遺稿刊入，編徵此書不得，幸而二十六年我出國時篋中帶有一本，才得以順利的編入年譜。因此現代的人得讀我父詩文的，倒是大有人在，而能看到筆跡的人，則少而又少了。

說起來實在傷情！我父親那麼一位會寫字的人，我們後人手裏，現在連片紙隻字都沒有。他

老人家過世時才四十六歲，求他寫字的人雖多，但是第一他學問好，第二他官級高，對於他的書法精妙，反倒不見有人誇獎了。唯一見諸文字的，就是在他發跡以前，到保定府求職時，在寒冬臘月，段公祺瑞說：看見一青年坐在院子裏，代人書寫春聯，雖然穿着一件夾袍，一點也不顯寒酸，不但「氣宇軒昂，而且字跡蒼古」。這也就是奠定這樁「段、徐生死之交」的開始。

現在我們所能看到的親筆墨蹟只有兩項：其一是「中外雜誌」六十六年一月份刊出的一幅中堂，是寫贈吳增炎老先生的。後來吳先生的哲嗣吳景雲及夫人朱茂貞由美回台，才告訴我我民國十四年我父由海外考察歸國經日本時寫的。

另一幅是台大名教授台靜農先生告訴我我在台北市龍山寺發現的一塊石碑，我曾三次巡禮，才被方桂找到，又約了中央研究院的兩位同事劉淵臨、王志維兩先生同去拓製下來的，後來故宮博物院馮睿璋先生又會同了他們院裏拓碑專家又拓下很多幅。

我父生前並沒來過台灣，也沒有什麼台灣朋友。至於這首詩是何時寫贈何人，以及何時帶到

台灣，何人製碑，何人保存原件，都渺無所知了。蔣慰堂先生對於此事也極為好奇，蒙他託人四處打聽，迄無下文。因此再借中外雜誌篇幅，詳述一番，擴大讀者範圍，也許將來有人能敘述這段耐人尋味的故事。

刻印章

父親不但字寫得好，刻圖章他也高明。我六、七歲時已經離開父親，隨母親回徐州去了。但現在還清清楚楚記得父親書桌上有隻很胖的紅毛筆筒，內插大大小小很多支毛筆。一根很大的筆洗，一天換了多少次，但其中永遠是黑水，因他動筆、洗筆極勤之故。另外一個長方紅木的淺匣，內盛石頭塊和幾把兩頭鋒利無比、或尖或斜的小窄刀，當中還有條皮纏着，還有一面立着的小鏡子。他公餘回家，不是坐在飯桌上，就是坐在書桌旁，他除了閱讀同書寫以外，第三件事就是一面和家人談着話，一面用小刀子刻石頭，一面刻，一面吹，吹一陣，刻一陣後就對着小鏡子照一照，再端詳一會兒，有時現出一種滿足的愉悅，有時就皺皺眉頭把那塊小石頭磨洗一番。我當

時不懂，後來才知道圖章上刻的是反面字，沒粘印以前，先在鏡中照出正面字來。刻得滿意了，當然會微笑，不滿意就磨掉再重新刻。他這宗手藝也曾經傳給我哥哥們，所以兩位哥哥也都會刻圖章。三哥曾告訴我，父親刻的圖章十分高明，他公、私文件上所蓋的章，都是他自己手製的。

台北龍山寺這塊碑上的圖章，字體樸實渾厚，應該也不例外。所以這塊碑上就有兩宗遺蹟。因此說將來也許會引出更多的資料來，那真是大幸了。

擅崑曲

我父親的個性是個極徹底的人，雖是娛樂性的學問，他也有徹底深入的研究。四十

歲已過了，他息影政壇後，才習崑曲的。一輩子沒經音樂陶冶的人，而一開口，運腔吐字，立刻都超人一等。於是他就嚴肅的認真的研究下去，花險、貼旦兩種極端的戲，他都能唱得極得神韻。吹笛司鼓板，都極精確。不但如此，詞藻方面，他更講究。有些地方，他認為或是前人填詞時欠斟酌，或是後來抄寫時的筆誤。訂譜方面有些入聲字拖腔太長，有些平聲字又覺得過份突然。他邀集了上海的一班度曲專家和老笛師們經常研究和改正，這些工作都改在那本「一百種曲」上。不幸遇難時，行李全部失落，此書今日也不知流落何人之手了。

改正曲譜的字面同理論，三哥曾向我談過幾項：

「秋江」裏「下山虎」中的「哭得我兩岸疎林做了相思淚斑」，疎林當改楓林，秋日送別，楓樹正紅時，哭多了正表示血淚斑斑，疎林則和淚扯不上多少關係。

「認子」裏「醋葫蘆」，「塵昏了老絹白，驚慌了舊血痕」。「驚慌了」當改「金黃了」，因為「塵昏」和「金黃」對仗既工，平仄亦調，而且理論方面更貼切。因為是一封血書，十八年後的血跡，當然變成金黃色。白絹已塵昏，血痕想已金黃，是事所當然。離奇故事已發生了十八年，血痕無知，更不必說它驚慌了。

「吃糠」裏的「孝順歌」「前腔」「只得苟活片時，片時苟活非容易」，改作「雖容易」。「非」與「雖」二字在這句裏，可說無多大輕重分別，但下一句緊接着是「到底日久也難相聚」。要是三句連在一起看的話：「只得苟活片時，片時苟活雖容易，到底日久也難相聚」，這三句話就把趙五娘當時心中的悽苦，加深了三層。而一字之差，使得整首詞都多了起伏，我父素諳音韻學，又是填詞的高手，曲固然注重唱，而有一二字稍為欠妥，他都不肯放過，其作學問之嚴慎處，有如此者！

提起哪一方面來，我父都是那麼一位可尊可敬可愛的人物，我們何幸！身為他的後人。我們又何其不幸！又那麼早就失去了他。悠悠蒼天！曷其有亟？

六十年來的中國 (增訂再版)

王成聖著 定價：柒拾伍元

本書詳述中華民國開國迄今之全部史實，體制完備，立論謹嚴。平裝定價新台幣柒拾伍元。



憑弔古戰場 本文作者的父親徐樹錚將軍(中)偕隨員於民國十四年參觀凡爾登戰場時留影(吳國柄博士提供)